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七十六回 戀女尼淫僧藏庵廟

且說聖水廟行刺的天然和尚，被劉大人的承差陳大勇等三人圍住，鬧夠多時，自己覺著怕機關敗露，難以謀害忠良，腹內說：「何不暫且逃走，回廟另想良謀，再進宮衙，連這一起狗腿全然殺害，方解心頭之恨！」凶僧想罷，將腳一踉縱上去，躡房越脊，這時問出了官衙，穿街越巷，來至城根，又施展飛簷走壁之能，出離了城。回到聖水廟中，見了淨空，就把行刺無成，實難以動手的事，從頭至尾，告訴了一遍。淨空未語。天然復又開言，說：「老弟，這件事依我瞧，你我也難住此廟。」

倒不如趁此遠走高飛，另投別處棲身，再為後圖，未不知老弟意下如何？」

眾公想理：別的事可以，唯有姦情這件事了不得的。或是爭風，或是因奸不得，鬧著鬧著急咧，動了刀咧，鬧出人命來，後悔也就遲咧！你想，這個淨空年紀只有三十二三，正在妙齡，與這一起尼僧鬧熟了盆咧，還有隱藏下的幾個婦女，在聖水廟中暗室之內，無有不為，任意快樂，焉能一旦割捨得就離此廟呢？淨空聞聽天然之言，說：「師兄，不必害怕，聽我一言奉告。」

淨和尚開言把「師兄」叫：「要你留神仔細聽：不必著急休害怕，丈夫做事要留名。畏刀避箭非男子，師兄你，枉在江湖綠林中！這件事，雖說官府來看破，依我瞧來更稀鬆！如有差人將廟進，管叫他有死並無生！你的單刀我的拐，可以能搗百萬兵。事情緊急咱再走，眾狗腿，焉能擋住咱弟兄？縱有拿住咱命喪，花下死，黃泉做鬼也有名。」天然僧，聞聽淨空前後話，說道是：「老弟言詞理上通。」了凡聞聽心犯想，這個禿驢膽戰驚！皆因他，各般本事全不懂，要講嫖賭屬他能。雖然害怕捨不得走，窮色大，貪著廟內眾女僧。也是禿驢惡貫滿，遇見那，賽包公，乾隆爺把他升，御筆親點到江寧。按下凶僧不肯走，依舊隱藏在廟中。妓女秀蘭也留坐，還有那，李家瑞姐人一名。

這些節目全不表，再把那，奉命的承差明一明。

且說好漢陳大勇、王明、朱文等，奉劉大人之命，前往聖水廟。眾人出了江寧的聚寶門，一直徑奔聖水廟而來。此廟離城才三里之遙，霎時間來到山門以外，瞧了瞧，山門緊閉。

上部書，愚下已經表過，這座聖水廟，每逢初一、十五開廟，方許男子女子進廟燒香；除此以外，平常日期，只許婦女進廟求聖水，不許男子跟隨進廟。所以，他這山門常常的關閉，書裡講明。

且說陳大勇等，來至聖水廟山門以外，瞧了瞧，山門緊閉，用手推了推，紋風不動。大勇才要望眾人講話，忽聽見那邊有一個騎馬的，帶著一個水晶頂子，領著二十多個兵，蜂擁而來，眨眼之間，來到跟前，下了坐騎。大勇一看，不是別人，乃是江寧府的守備王英王老爺。好漢一見，先就講話，說：「王老爺到此，有何貴幹？」這守備王英見問，說：「陳頭兒，我奉劉大人之命，帶領本營兵丁，前來協同你們等擒捉此廟的凶僧，怕的是這廟中餘黨勢眾，難以擒捉，所以才打發我前來，共同協辦。」陳大勇等聞聽王老爺之言，不由滿心歡喜。

這好漢，聞聽守備前後話，滿面添歡長笑容，說道是：「這座禪林寬大得很，前後相連五六層。如若一齊將廟進，怕的是，賊僧知道越巷行。要依小的聽主意，老爺你，帶領手下眾兵丁，廟外巡邏加防範，我們進廟去拿人。如此兩班方為妙，大事定矣必成功。」王老爺聞聽說「很好，陳頭兒計策果高明！就是如此這般樣，速速進廟莫消停！」

好漢聞聽說「正是」，眼望朱文與王明。說道是：「咱們哥兒仨將廟進，著意留神要小心。」二人答應說「知道，不用陳頭兒再叮嚀。」好漢聞聽不怠慢，用手推門把話雲，說道是：「快開山門求聖水！」這不就，驚動裡面小尼僧。

他就是，聖水姑姑大徒弟，法名性本在年輕，今年才交二十二，長了個茂高，那一個，小模樣子倒可人疼。這淫尼，正在前院來說笑，忽聽那，山門打得震耳鳴。慌忙來到山門下，往外開言問一聲：「那邊來的有何事？快把情由對我云。我好回稟家師去，如若不聽你枉用功。」好漢聞聽將頭點，隔著那，山門縫兒把話云。

陳大勇山門外面開言說：「我們是龍潭村特意到此求聖水來的。」裡面的小尼僧又問，說：「是男客女客？」好漢說：「男女都有。」女僧聞聽，說：「等我替你們回稟家師一聲。」說罷，翻身往裡面走。

且說山門外面的好漢陳大勇，眼望朱文、王明講話，說：「少時要有人來開門，見一個，拴他一個。」眾人聞聽，齊聲答應。陳大勇正然要與伙計伴兒們議論，只聽裡面有開門之聲，原來還是頭裡進去的那個女僧，將好漢陳大勇的言詞，回稟他師父一遍。聖水姑姑聞聽，吩咐：「將女客請進廟去，將男子留在廟外。」所以又出來開門。女僧剛然開開了山門，往外一看——那裡的女客？竟都是男子！仔細又一看，那些人的穿戴，都是公門中的打扮。眾明公，唯有公門中的爺們，有個貴官脾氣，很愛穿個細毛藍的官罩，腰中係上一條搭包，或是綳綳的，或是足青布的，必要弄一個四塊瓦兒的青布單褂子，可不是穿著，胳膊一搭。

苦死了，要鬧個嚇雀的纓帽，所以令人好認。書裡言明。

且說大勇見了山門已開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帶著眾人硬往裡走。女僧一見這個光景，不由得害怕，乍著膽子開言，說：「我們這是女僧所在，豈是胡鬧混鬧的麼？」大勇眼望王明，說：「老弟，拴起這個來。」王明答應，掏出鎖子，趕上前去就要動手。女僧一見，嚇得往裡飛跑。

女僧一見心害怕，邁步翻身跑似風，意亂心慌腿發軟，二門檻，「咕咚」絆了一個倒栽蔥！四腳拉叉躺在地，露出那，腰中的汗巾是大紅。雲子鑲鞋也摔掉，雪白的襪底兒，兩腳高揚叫人動情。僧帽卻在旁邊扔，顯露出，新剃頭皮是亮又明。胸坎上，兩個乳頭高四指，好一似，發面的饅首一般同。王明一見渾身軟，手提鐵鎖忙上前，竟奔貪淫好色僧。他未曾一鎖摸一把，點頭嚙口內哼，腹內說：「這個女僧長得好，他的那，小模樣子叫人疼。」王明無奈上了鎖，帶起紅顏白面的僧。陳大勇，帶領眾人又往裡走，進了那，二層角門看分明：三層大殿在正面，藥王聖像在當中。十大名醫分左右，都是那，五彩莊嚴綠配紅。

東西配殿俱關閉，看不見裡面眾神靈。眾人看罷朝後走，穿過大殿到二層。一直又把三層過，抬頭看，殿旁邊，五間禪堂蓋得強，獨門獨院真清雅，原來是，聖水姑姑在這屋中。陳大勇，來至門外忙站住，側耳聽，禪堂裡面說笑聲。好漢聞聽不怠慢，三兩步，闖進房門看分明。

陳大勇闖進屋門，留神觀看：原來是當家的聖水姑姑與她的手下幾個徒弟，還有幾個凶僧、淨空，在這屋中飲酒作樂，耍笑謳歌，挨肩擦背，無所不為。淨和尚正喝到高興之際，一伸手，摟住小尼姑性定，要了個嘴，說：「我的小乖乖子！」要完了嘴，一回頭，打外面闖進個人來，年紀不過在三五六，五短身粗，相貌威武，雄赳赳將門堵住。淨空和尚一聲大叫：「呸！你這人好無道理，擅入內室，令人可恨！」

只聽和尚一聲斷喝：「你這人，膽大無知了不成！擅闖內室做何事？快些說來莫消停！」凶僧言詞還未盡，只聽那，大勇開言把話雲，說道是：「廟為十方稱善地，女僧焚修在其中。依我看，你這禿驢不姑子，你如何，也在此處胡亂行？你們的，事情敗露機關泄，不必裝憨與推疊。」

快些受死是正理，少若接遲了不成！」好漢言詞還未說盡，只聽那，淨空和尚把話云：「我當你倒有何事，卻原來，找我老爺進衙門。想來是，羅鍋差你來到此，也是你，大數難逃此處坑。」和尚說罷不怠慢，打牆上，摘下那一口單刀手中擎。「刷拉」一聲亮出鞘，光華奪目眼難睜。一直徑奔陳大勇，照著那，好漢頂上下絕情。承差一見忙閃退，和尚的鋼刀竟砍空。好漢觀瞧哪敢慢？衣衿底下取鋼鋒。折鐵鋼刀亮又明，照著那，凶僧背後砍下去。淨空豈是省油燈？使了個，鷓子翻身躲得巧，好漢的，折鐵刀砍在門上響一聲。他兩個，就在屋中動了手，這不就，嚇壞了聖水姑姑養漢精。還有性黃與性定，三小尼，鑽在那桌子底下不敢哼！按下淫尼不必表，再把那，門外眾人明一明。聽見屋中動了手，刀響聲亮震耳鳴。朱文開言把「王哥」叫：「老哥留神要你

聽：你與這，眾位伴們將門守，等我進屋助一功！」朱文、王明不怠慢，取出鐵尺手中擎，一聲大叫闖進去，說道是：「賊禿要跑萬不能！」和尚聞聽人講話，舉目瞧，又來了公差人一名。